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三寶太監西洋記
第四十二回 金碧峰神運鉢盂 金鉢盂困住火母

詩曰： 巒天北望接妖氛，談笑臨戎見使君。
徽外舊題司馬檄，日南新駐伏波軍。
釜魚生計須臾得，草木風聲遠近聞。
不獨全師能奏凱，還看盟府勒高勛。

火母問道：「前面步行的可是南朝金碧峰長老麼？」王神姑仔細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正是金碧峰。」火母道：「這個葫蘆頭有些厲害，我也不可輕易於他。」即時收起那三昧中間的一股真火，噴將出來。通天徹地，萬里齊明。國師道：「這妖怪把個真火來會貧僧，貧僧也不可輕易於他。」也收起那丹鼎之中一股真氣，微開佛口，吹了一吹，只見那一天的火，不過半會兒，都不見了。火母看見，心上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這個葫蘆頭，果真是個出眾的。我這三昧真火，等閒人還認不得，他就認得，他就把個真氣相迎。料應是個僧家，神通不小。待我叫他一聲，看是何如。」高叫道：「來者何人？莫非是南朝金碧峰長老麼？」國師輕輕的應聲道：「貧僧便是。」火母道：「你是釋門，我是玄教。我和你各行其志，各事其事，你夜來怎麼私自掀起我的九天玄女罩了？」國師把手兒起一起，打個問訊，說道：「這是貧僧不是了。」火母道：「你掀我的寶貝，明明是欺我玄門。」國師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『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』。我只救取那一千道士，怎麼說個欺你玄門的話？」火母道：「你既不是欺我玄門，你把個寶貝還我不還我？」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我佛門中人，自來不妄取一物，豈有要你寶貝的道理。」火母道：「既是還我寶貝，這如今寶貝在哪裡？」國師輕輕的取出寶貝來，拿在手裡，說道：「寶貝在這裡奉還。只是相煩老母回見國王，勸解他一番，教他收拾兵戈，遞上一封降書降表，倒換一張通關牒文，免得終日廝殺，糜爛民肉，花費錢糧，豈不為美！」火母未及開口，國師就把個九天玄女罩望空一丟，丟在半空中。火母一見了自家寶貝，連忙把手一揮，招將下來，接在手裡。

火母得了他的寶貝，來取你的首級。說一聲：「不要走！」就把個九天玄女罩一撇，撇在半天之上。火母也把個國師當做天師，一下罩住他在地。哪曉得佛爺爺的妙用有好些不同處，你看他不慌不忙，把個偏衫的袖口張開來，照上一迎，那個九天玄女罩，一竟落在他的偏衫的袖兒裡去了。火母反又說是佛門中欺負他，他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把個火箭、火槍、火蛇、火鴉四件寶貝，一齊的掀將起來，也指望燒狼牙棒張柏一般的摸樣。雖則是黑煙萬道，紅燄千層；雖則是上天下地，火燒一片，這只好燒著凡夫俗子，怎奈何得佛爺爺。國師老爺不慌不忙，張開口來，一口唾沫，朝著正北上一噴。只見四面八方陰雲密布，大雨傾盆，把那一天的火都澆得灰飛煙滅。火母看見不奈國師何，心中大怒，即時撇過那把降魔劍來，照著國師的臉上就劈一劍。國師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我出家人怎禁得這一劍哩！」不慌不忙，把個手裡的鉢盂望空中一撇，撇上去，即時一個筋斗翻將下來。火母卻又心大意大，不甚提防，早已把個火母撈翻在底下。火母見在鉢盂底下不得出來，心上慌了，高叫道：「嚇金碧峰饒我罷！」叫了一會沒有答應，又叫道：「金碧峰老爺，你是個出家人，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饒了我這一次罷！」國師老爺聽知，心下分不忍，說道：「這拘禁人的事，本不是我出家人幹的。只是我見此人還有一百日災難未滿，不如趁這一個機會，要他坐一坐，才好滅他的火性，才好收他的野心。」國師竟自轉過中軍帳來。火母罩在鉢盂之下，左吆喝，右吆喝，左吆喝也不得出來，右吆喝也不得出來，把一雙手左支右支，左支也不得出來，右支也不得出來。把兩個肩頭左扛右扛，右扛也不得出來，左扛支也不得出來。

卻說王神姑不見了個師父，四下裡去找，再也找不著。只聽見一個聲音，卻像他師父一般，聽一會像有，聽一會又像沒有。仔細聽了一大會，卻聽見說道：「金碧峰老爺饒我罷！」王神姑道：「分明是我的師父討饒，卻不見在哪裡？」沒奈何，把個草地下裡排頭兒尋一遍，只看見一個黃銅打的盆兒蓋著在地下裡，裡面恰像有個人哼也哼的在哭哩。王神姑走近前來聽上一聽，只見果真有個人在裡頭，一會兒啞啞的哭，一會兒又不哭，一會兒骨弄的響，一會又不響。王神姑說道：「終不然我的師父坐在這個裡面？」只說得「師父」兩個字出聲，那裡面一聽聽見了，連忙的吆喝：「徒弟哩，徒弟哩！」王神姑連忙的答應道：「我在這裡，我在這裡！」火母道：「你快來救我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你怎麼在這個裡面？」火母道：「吃了那金碧峰和尚的虧哩！」王神姑道：「這是個甚麼東西，會罩住你在裡面？」火母道：「我在裡面黑洞洞的，不看見是個甚麼。你外面亮處看一看。」王神姑仔仔細細打一看，原來是個黃銅打成的小小鉢盂兒。說道：「師父不打緊哩！」火母道：「怎麼曉得不打緊哩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是個和尚家化飯吃的鉢盂哩！」火母道：「若只是個鉢盂，果真的不打甚麼緊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你在裡面發起性來，把個頭一頂，就頂它過一邊，你卻不就走出來也？」火母果真的把個頭來頂一頂，一頂，只當不知；又一頂，也只當不知；再一頂，也只當不知。連頂遞頂，越發只當不知。

火母道：「徒弟，我頭上就像座泰山一般，頂不動哩！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不干頂不動事，想是你的頸脖子軟哩。」火母道：「怎麼我的頸脖子軟哩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我看見來。」火母道：「你看見甚麼來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我看見你的頸脖子長便有一尺多，卻四季是個軟叮嚀的。」火母道：「你只叫我頂，你也動下手麼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你是個師父，我做徒弟的等閒不敢動手哩！」火母說道：「我在裡面要性命，教你還在那裡咯牙磕齒的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你要怎麼樣兒？」火母道：「你把個鉢盂抬起來就是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即時把隻手去抬，一些兒也抬不動。把兩隻手一抬，也抬不動。王神姑狠起來，盡著平生的氣力，兩隻手一抬，也抬不動。王神姑說道：「師父，我兩手用盡了氣力，卻抬不動哩！」火母道：「你多叫些人來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即時叫過些番兵番將，一個抬，抬不動；兩個抬，抬不動；三個抬，抬不動；四個抬，抬不動。王神姑道：「抬不動哩！」火母道：「可多著些人抬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已自是四個人，也抬不動哩！」火母道：「四個人抬不動，你添做八個人就抬得動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只是這等一個小鉢盂兒，有處安人，卻沒有處安手。」火母道：「你們外面著力的抬，我在裡面著力的頂，內外夾攻，看它還是怎麼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言之有理。你在裡面頂著，我們在外面抬著。」只見裡面頂的頂得渾身是汗，外面抬的抬得遍體生津，那個鉢盂卻不曾動一動兒。火母道：「你外面沒有抬麼？怎麼再頂不動哩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你裡面沒有頂麼？怎麼再抬不動哩？」火母道：「既是抬不動，我還有一個妙計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是個怎麼妙計？」火母道：「你去多叫些番兵來。多帶些鋤頭來，穿一個地洞兒，我卻不就拿出來罷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，還穿個龍門，還穿個狗洞？」火母道：「穿個狗洞才好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怎麼狗洞好？」火母道：「你豈不聞臨難難母狗免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即時叫過些番兵來，帶了鋤頭，沒有鋤頭的，就是槍，就是刀，就是檣榔木削成的標子，一聲響，你來挖一挖，我來挖一挖。一會兒，你也丟了去，我也丟了去。火母在裡面守得急性，叫聲：「徒弟，你外面還沒有穿洞哩？」王神姑道：「穿不通也。」火母道：「怎麼穿不通？」王神姑道：「這個鉢盂，有好些古怪？」火母道：「怎麼古怪？」王神姑道：「自鉢盂三尺之外，一挖一個窟，自鉢盂三尺之內，一挖一肚氣。」火母道：「怎麼一挖一肚氣？」王神姑道：「自鉢盂三尺之內，就是一塊鐵板，千挖萬挖，沒有些紆紆達；千穿萬穿，沒有些相干。這卻不是一肚子氣？」火母道：「終不然你就悶殺我在裡面罷。」王神姑道：「終不然我做徒弟的進來替你罷。」火母道：「我原日為著哪個來的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我如今也無不為師父。」火母道：「你既是為我，也那裡去求個神，到那裡去問個卜，也到那裡去修個福，也到那裡去許個願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我做徒弟的沒有到那裡去處，但憑師父叫我到哪裡去罷。」

火母道：「打虎不過親兄弟，上陣無如父子兵。你既是肯去，你不如去請下我的師父來罷。」王神姑道：「終不然師父還有個師父？」火母道：「木本水源，豈可就沒有個師父？」王神姑道：「那師父是甚麼人？」火母道：「說起我的師父來，話兒又長哩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但說來我聽著。」火母道：「當初不曾有天地，不曾有日月，不曾有陰陽，先有我這一位師父。我這一位師父生下盤古來，卻才分天地，分日月，分陰陽，故此他的職分老大的，就是掌教釋伽佛，也要和他唱個喏；就是玉皇大天尊，也要和

他打一躬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他叫做甚麼名字？」火母道：「當初還沒有文字，沒有名姓。因他生下盤古來，卻就叫他做個老母。因他住在驪山上，卻又叫做驪山老母，又叫做治世天尊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他如今住在哪裡？」火母道：「他如今還住在驪山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從這裡到驪山去，有多少路程？」火母道：「從此去到驪山，大約有一百二〇遊巡之路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一遊巡是幾里？」火母道：「一遊巡是一千二百里。」王神姑道：「算起來卻不有四萬里路還多些？」火母道：「是有這些路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弟子一駕膝雲，一日只打得一千里。這四萬里路，卻不過了半年？去半年，來半年，共是一週年，師父在裡面會守得哩？」火母道：「徒弟，我已經算在心裡，還有一個捷徑的法兒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是個甚麼捷徑的法兒？」火母道：「你先到甲龍山飛龍洞，進到我打坐的內殿上。那殿上供養的，就是驪山老祖師的神主牌兒。供案上就有一卷超凡脫體的真經，你可跪著祖師的面前，取過經來，朗誦七遍，把經化了，面朝著西，口裡叫著祖師大號，拜二〇四拜，取過無根水一鍾，連經連水，一轂碌吞到肚子裡去。吞了經後，可以權借仙體，駕起祥雲，不消一日工夫，就到得驪山之上。這卻不是個捷徑的法兒？」王神姑道：「既有此法，弟子敢憚劬勞？即時就去。」火母道：「你可憐見我埋在地下，只是不曾死了。」王神姑道：「師父，你且寬心，我弟子有此捷法，不日就回。師父，我去哩！」

好個王神姑，說得一聲「去」，早已駕起膝雲，早已到了飛龍洞，早已吞了真經，早已借了仙體，早已到了驪山。只見這個山無高不高，無大不大。借問山下居民，都說道這是有名的萬里驪山。大約穿心有萬里之遠，直上有千里之高，中國四夷有一無二。有一篇《山賦》為證，賦曰：

天孫日觀，終南太乙。蓬萊九氣，崑崙五色。天臺赤城，龍門積石。訪至道於崆峒，識神人於姑射。江郎之一子還家，林慮之雙童不食。節彼南山，始於一拳。度懸之祭，配林是先。故梁為晉望，而岷實江源。聳香爐之秀出，抗射之高懸。至若觸石吐雲，含澤布氣。鳴陳倉之寶雞，翔淳於之白雉。既含情於度木，亦遊心於覆篲。登宛秀而得書，出器車而表瑞。黃帝之游具茨，夏王之登會稽。爾其探禹穴，紀秦功。或形標九子，或禮視三公。著屐嘗聞於靈運，朽壤曾詢於伯宗。又若汶為天井，岐為地乳。維應桐柏，畢連鳥鼠。嘉無恤之臨代，美仲尼之小魯。或形類冠幘，或狀同袍鼓。感叱馭之忠臣，識搗衣之玉女。懸圃嘗留於穆滿，疏屬曾拘於貳負。則有石帆孤出，砥柱分流。巨靈之擘太華，共工之觸不周。秦望則金簡玉書，靈秘之所潛隱；羅浮則璇房瓊室，神仙之所嬉游。又聞嬴政曾驅，愚公欲徙。觀修羊於華陰，見王喬於緱氏。指闕遠屬於牛頭，積甲搖齊於熊耳。至有群玉冊府，崑崙下都，洞童滂霍，員嶠方壺。觸百神者帝臺，迎四皓者高車。及夫瞻掛鶴之悠揚，望盤龍之宛轉，聞蘇門之清嘯，訪西陽之逸典。詠於言之飲宿，紀雲亭之封禪。亦有蘭岩喚鶴，金華叱羊。五臺三襲，夕陰朝陽；桂陽話石，吳宮採香。凜冽而風門擊吹，晶瑩而火井揚光。爾其戴石為石且，多草為岵。摘天柱之仙桃，採華容之雲母。尋謝敷之紫石，訪桓溫之白苧。駭媧宮之臺榭，識仇池之樓櫓。亦有烏龍白騎，紫蓋青泥；羊腸鳥翻，馬鞍牛脾；猿山聳拔，雁塞逶迤；仙翁種玉，烈女磨筍；言聽蔡誕，約信安期。見祝融之降崇，聞鸞鷲之鳴岐。復聞馬援壺頭，羊公峴首。挹少室之石膏，飲洞庭之美酒。又若望朝霞於赤岸，祝黃石於谷城。雖陽岐之能買，豈北邙之可平。陳音以之而立號，張嶠因之而得名。雲氣或成於宮闕，風雨曾避於峭陵。與夫少室登仙之臺，句曲華陽之洞。燕然勒銘，祁連作塚。或功伐攸彰，或靈仙所重。卓哉驪山，稱雄禹貢。寧若過之而身熱，經之而頭痛。心徒為患於蠻貊，而無資於財用。

王神姑看不盡的景致，貪看一會，猛然間想起來：「我為著師父救命而來，豈是杜甫遊春的故事？」即時手持一炷信香，口念祖師尊號，三步一拜，拜上山去。日出的時候拜起，拜到日西，還不曾看見一些下落。日西的時候又拜起，拜到明日個天亮，還不曾看見些動靜。一連拜了兩日兩夜，還饒著是個仙體。你說這個山高也不高？直到第三日天早，卻才看見一所紅門兒。王神姑心裡想道：「這卻是個仙家的氣象了。」起頭一看，只見門上直豎著一個小小的牌匾兒，匾上寫著「碧雲洞」三個字。王神姑卻曉得是個天上無雙府，山中第一家，跌倒個頭只是拜。腳兒跪著，口兒叫著，頭兒磕著，一上手就磕了有千百個頭。

只聽見一個小娃子走得響，口裡說道：「是哪裡一陣生人的氣哩？」王神姑聽見有個人講話，不勝之喜，抬起頭來一瞧，只見是一個穿青的小道童兒。王神姑站起來，朝著他行一個禮，說道：「弟子借問一聲。」道童道：「借問甚麼？」王神姑說道：「寶山可是個萬里驪山麼？」道童說道：「我這個山天下有一無二便是驪山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洞裡可是個治世的祖師住？」道童道：「自從盤古以後，哪裡又有兩個治世祖師？此中便是。你問我的祖師怎麼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弟子是甲龍山飛龍洞火母元君差下來的。」道童道：「來此何幹？」王神姑道：「特請你們祖師下山去走一走。」道童道：「他有個甚麼事，請我祖師下山去走一走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他如今受了覆盆之難，特請祖師去救拔一番。」道童道：「他是我祖師甚麼人？敢請我祖師去救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他是你祖師位下班頭，掌教的第一位大徒弟。」道童道：「你這話講差了。我祖師只有兩位徒弟，大的叫做金蓮道長，小的叫做白蓮道長。並不曾曉得有個甚麼徒弟叫做火母，住在甚麼甲龍山飛龍洞。你這個話卻不講差了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弟子甲龍山來到寶山，有四五萬里的路，豈有個錯來之理！」道童道：「你雖不錯來，我祖師位下卻沒有這等的徒弟。」王神姑道：「有。」道童道：「沒有。」

道猶未了，只見又走出一個穿紅的道童來，王神姑連忙的朝著他行個禮。那道童還個禮，說道：「尊處何來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弟子是甲龍山飛龍洞火母元君差下來的。」穿青的道童說道：「此一位尊處說火母是我們祖師的大徒弟。憑你說，可有這個徒弟麼？」穿紅的道童道：「我和你哪裡曉得他。」穿青的道童道：「豈可就不曉得些兒？」穿紅的道童道：「我和你來到這裡，不過七八百年，哪曉得他的前緣後故。」王神姑道：「這如今只求二位進去通報一聲就是。」穿青的道童道：「我們不曉得你的來歷，你怎麼和他調牙嚼齒，惹他站在這裡。倘或他的身上有些不潔淨處，明日祖師曉得，卻歸罪於誰？」穿青的道童惱起來，把個兩隻手叉住王神姑，連說道：「你去罷，你去罷！不要在這裡歪事纏。」王神姑不肯去。穿紅的道童道：「我們這裡有個規矩，彼此是我的祖師的班輩，往來具一個束帖。下一輩的往來，具一個束帖。再下一輩的，不敢具帖，當面口稟。你今日又不是具帖，又不是口稟，叫我們怎麼通報？你不如再去問個詳細來。」王神姑心裡想道：「饒我借了一個仙體，還來了這幾日，教我再去，卻到幾時再來？卻不坑死我師父也！」一會兒心上惱將起來，不覺的放聲大哭。

這一哭不至緊，早已驚動了裡面祖師。祖師叫過金蓮道長來，吩咐他到洞門外看是個甚麼人哭。金蓮道長走出洞門外來，問了王神姑一個詳細，回覆祖師。祖師把個頭來點了兩點。金蓮道長稟說道：「火母原是師父幾時的徒弟？」祖師道：「是我原日爐錘天地的時候，他在我這裡煽爐，叫做個火童兒。為因他偷吃了我一粒仙丹，是我責罰於他，他便逃走了。後來有個道長看見他在甲龍山火龍洞裡修真煉性，不知今日怎麼樣兒惹下這等一個空頭禍來。」金蓮道長道：「弟子復他話，打發他回去罷。」祖師道：「不可。他這許遠的路來尋我，也指望我和他做一個主張。況兼他原日也在我門下有千百年之久，他如今雖不成甚麼大仙，卻也是個超凡入聖，有了中八洞的體段，怎麼就著一個和尚的鉢盂蓋住了？待我算了一算，看他何如。」算了一算，連師祖也吃了一嚇。金蓮道長說道：「師父為何驚駭？」祖師道：「原來這個和尚是三千諸佛的班頭，萬代禪師的領袖，燃燈古佛轉世。他怎麼惹著這等一個大對頭也？」金蓮道長道：「既是這等一個對頭，師父也不要管他的閒事。」祖師道：「也是他尋我一次，待我吩咐他幾句言話兒，解了他的冤業罷。」金蓮道長道：「既如此，弟子叫他進來。」祖師道：「叫他進來，他是個凡人，又恐他身上不潔淨。不如我自家出去，吩咐他幾聲罷。」好個祖師，說了一聲「自家出去」，果真的：

瑤草迷行徑，丹臺近赤城。

山川遙在望，雞犬不聞聲。

谷靜桃花落，橋橫潭水鳴。

移來只鶴影，只聽紫雲笙。

王神姑看見個祖師老爺來到洞門口，連忙的跪下去，磕上幾個頭。祖師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？姓甚名誰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弟子

是西牛賀洲爪哇國總兵官咬海干的妻室王神姑是也。」祖師道：「那火母怎麼差下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弟子曾受業於火母門下，火母是弟子一個師父，故此差下弟子來。」祖師道：「你師父怎麼和南朝的和尚爭鬥哩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南朝一個和尚叫做甚麼金碧峰，領了百萬雄兵，特來抄沒爪哇國。是我師父不忍這一國人民無故遭難，就和他比手。不想他一個小小的鉢盂兒，就把我師父罩著。我師父命在須臾，無計可施，特差弟子拜求老祖師下山去走一次。一則是救度我師父性命，二則是超拔我一國生靈，望祖師老爺大發慈悲，廣施方便，也是祖師老爺的無量功德。」祖師老爺道：「你那遠來的弟子站起來，我吩咐你幾句話兒回去罷。」

不知還是吩咐他幾句甚麼話兒，且聽下回分解。